

16 美国力阻蒋介石反攻大陆



不说已知 只说未知

草山宾馆也是蒋介石宣称“一年准备、两年反攻、三年扫荡、四年成功”，筹划“反攻复国”大计的地点，他盼望在有生之年“打回大陆去”。1962年，台湾部队枕戈待旦，就等蒋介石一声令下，台海战争一触即发。但就在草山官邸，美国“驻台大使”与蒋介石大吵了一架，美国把底牌亮了出来：美无意支持蒋介石反攻大陆。

其实早在朝鲜战争爆发后，蒋介石就计划派遣部队反攻大陆并请求美国协助，被杜鲁门多次拒绝。蒋介石除了抱怨美国的各项军援项目与数量未准时入账，也曾在日记中称，不用幻想美国支援其反攻大陆，美国的政策与承诺更不能信赖，如果自己在没有实力的情况下跟美国合作，“只有被其陷害与牺牲而已”。

当蒋介石知悉杜鲁门有意在朝鲜战争中动用原子弹的构想时，不但反对还在日记中写道，美国这种想法不能生效，并“应打破之”。蒋介石有类似的想法并不让人意外，根据陶涵所著《蒋经国传》，艾森豪威尔上台后为求尽快结束朝鲜战争，于1953年通过蒋介石等向北京示警，如战事仍不停止，他将动用核武并将把战火延伸到中国境内。陶涵推测，蒋经国可能经由香港某个渠道，把信息传递给了周恩来。

随着艾森豪威尔上台，杜鲁门对台湾海峡中立化政策被打破，美国“放蒋出笼”，第七舰队宣布持续防范解放军对台湾的攻击，但不再干涉蒋介石对大陆沿海用兵。不过艾森豪威尔私下通过蓝钦取得蒋介石承诺，若事先未与美国协商，蒋介石不会出动军队攻打大陆。至于蒋介石也开始筹划反攻计划，并经蓝钦传话，希望

通过三年到六年的准备，由美国协助训练60个师的军队，但未获艾森豪威尔正面回应。

1955年，蒋介石展开更具体的反攻计划，初期由胡璉负责，锁定在福建与广东登陆作战。之后由陈诚督导“中兴计划室”，自1957年开始，研究以金马为阵地，于厦门与福州两地登陆进行自主反攻。不过美方依旧认为太过冒险，会遭国际质疑，因此多有干涉，甚至杜勒斯还对叶公超抱怨，在美国不支持的情况下反攻大陆只是自杀行为，蒋介石却年复一年地奢谈，不但是骗人，而且只会让台湾民众失去信心。

“国府”此时已与美方签订“共同防御条约”，规定台海任何军事行动必须经双方一致同意方能发动，加上“八二三”炮战的爆发，大陆方面实力今非昔比，蒋介石转而期待与美国联手反攻大陆。只是美方消极以对，让蒋介石极为不满，“国府”前“驻美大使”沈剑虹称，蒋介石曾于1959年在草山行馆会见“驻华大使”庄莱德时，要求美方支持反攻大陆未果，气得当场拂袖而去。

但蒋介石已不愿再等待，虽然他知道美国是其反攻大陆的主要依靠，但他已准备先由国民党军队登陆大陆并发展根据地，再迫使美国参战。至于反攻的突破口除了在大陆东南，蒋介石也希望借助滇缅游击武装进行同步夹攻。

1961年4月，蒋介石背着美国制订了以自主反攻为主的“国光计划”。但为了掩护其行动，蒋介石也提出与美国联合反攻的“巨光计划”，成立了联战演习计划作业室，以美军正统两栖登陆方式为主，并号称所有资料与讨论完全对美军公开，试探美方的想法。

当时蒋介石还在涵碧楼召见彭孟緝等高级将领，强调一旦开打，美国初期虽不支持，但解放军轰炸台湾有实际困难，美国也势必为防卫台湾地区而有所动作，不至于袖手旁观。

到了1962年，蒋介石决定进行最后一搏，反攻计划箭在弦上。他不但在元旦文告上重申将反攻大陆，也直接通过CIA管道，与肯尼迪商谈实施计划的时机是否成熟。

美方对蒋介石不断的动作甚为头痛。纸是包不住火的。美方在台地区大批顾问团发现，台湾军队空降团未依年度计划演训，国民党又在没有美军顾问出席的情况下，自行召开军事会议，商讨准备军事反攻大陆事宜，加上“国府”针对各项税收与公用事业费开征附加的“国防税”，总金额高达新台币20亿元，并延长役期，种种迹象均引发美方的高度关切。

（摘自《蒋介石后传：蒋介石台湾26年政治地理》师永刚方旭 著）

28 看画展时我晕倒了



虐心的爱 残缺的美

“王总，您不大了解中国文化。中国文化和西方文化不同，我们的文化讲感情，讲人情，讲交情。”许建国不卑不亢。

沥川用英文问我：“这是你们的文化吗？”

我说：“是的。”

“许厂长，你们的玻璃幕墙对应的是什么空调系统？”沥川问。

“AVA系统，节能、环保、健康、舒适。王总，希望您能抽空到我们厂来看看生产情况和样品。”

“您的工厂在哪里？”

“沈阳。”

沥川想了想说：“您明天到我的办公室来细谈，请您先和我的秘书预约一下。”他写给他一个电话号码。

那位厂长接过字条迅速告辞。趁这个机会，我去了一趟洗手间，回来时，看见沥川在和江横溪及夫人谈话，我一个人站在画廊看画。

过了一会儿，有人问我：“小姐很喜欢这幅画吗？”他说。

我转身，说话的是一位文质彬彬的青年。

“宋清。西安美院毕业的。”他自我介绍。

我抬头寻找沥川，他离我很近，只是背对着我，和江横溪夫妇谈得正欢。

我作深沉状：“挺喜欢的。”

“那么，这画的主题是什么？”他继续问。我仔细看那幅画。那幅画画的是一张人脸，不过，脸上的五官是女人的性器官。我沉默片刻：“这是一张人的脸。”

宋清迷惑地看着我，我只好继续说：“人的脸……是公共的，每个人都可以看见。”

“人的身体，是隐秘的、欲望的、不可见的。”

“所以这张有性器官的脸，意味着欲望由隐秘变成了公开，说明

后现代的性与古代的性有本质的区别。”

“什么本质区别？”宋清饶有兴趣地问。

“载体变了。后现代的欲望是通过嘴而不是通过性器官来表述的。”

我豁出去了：“嘴象征着什么？”

“语言？”他试探地回答了一句。

我启发他：“语言、声音、符号、文本……”

“所以……后现代的性要通过文本来获得满足，而不是感官。我觉得，你应当在这个角落里增加一块石头。石头没有欲望，从没有欲望的东西中生出了欲望，只有后现代艺术家才能想象出来。”

再看沥川，他背对着我，笑得肩膀发抖。

宋清说：“小姐高见。我正是这幅画的作者，您的理解对我有诸多启发。请问，您有电话号码吗？我可以请您喝咖啡吗？”

这时，一只手扳过我的肩，沥川挤进来：“她是大学生，没有电话号码。”

宋清不满地看了沥川一眼，指着旁边的一幅画说：“小姐，那幅画也是我画的，可以听听你的高见吗？”

我将目光移过去，只看见一团鲜红夺目的油彩。

红得像血。当中几条枝状细线，深红色的如血管一样扩张着。

我赶紧低下头，手不由自主地抓住了沥川。

我想保持镇定，但脑中一片空白，我说：“沥川，带我离开这里！”

然后我就什么都知道了。醒过来后，我看见自己躺在一张沙发上，沥川坐在旁边，握着我的手。

“想喝水吗？”他问。

我摇摇头。

“怎么不告诉我？”他的脸绷得紧紧的，“你有晕血症？”

“一向不严重。”我缓缓地呼吸。

“不是你自己的血，你也晕吗？”他好奇起来。

“我专晕人家的血。看见自己的血反而不晕。”

“你是天生就这样？”

“我妈生我弟时大出血而死。”我说，“当时我在她身边。”

“是吗？什么医院生孩子允许小孩子在场观看？”

“我妈是在我家生的我弟。她不肯去医院。”

“为什么？”

“她很自信，结果出了事。”

沥川没有说话，一直摸着我的脸和头发：“我也没有妈妈。我妈妈很早就去世了。车祸。”

“你妈妈是做什么的？”

他喝了一口水：“我是建筑设计师，我哥哥、爸爸、妈妈、叔叔、爷爷、奶奶也是。”

“你堂姐是不是？你有堂姐吗？”

“也是。”

“沥川，你们家的历史也太乏味了吧。”

（摘自《沥川往事》施定柔 著）